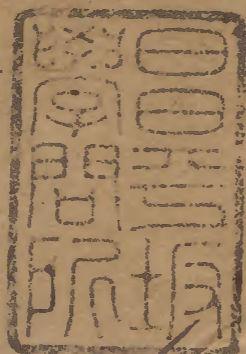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自八百二十一
至八百三十



記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0	100	三七六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	100	三七六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 (83)
函號	361 5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記二十五

釋氏五

幢

尊勝幢記一首

方丈

附西軒

廬山東林觀音方丈記一首

西軒記一首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一首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一首

東都龍興寺鎮國般舟道場均上人功德記一首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一首

大智禪伯碑陰記一首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一首

幢

大尊勝幢記

穆負

我生同氣者七人先五後二兄如弟妹半之不弔天降割
于我今年春夏次妹安國寺大德尼伯姊前烏程令弘農
楊夫人逾月繼酷先是兩兄郴州刺史贊前右補闕貶連
州司馬質從官於遠員洎弟妹前監察御史賞前監察御
史河東裴其妻痛支體一斷終天不續乃相與鬻衣尾直
揭茲靈幢願得輕風微塵泊日月度影之所及也深茲至
念慘與之怛一作俱然則巍巍未未斯乎一作期受風土日月
無極焉夫幢也實表安國之塔伯姊之隧貞元六年秋七

月七日朔侍御史穆負記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白居易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
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
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塋于奉先
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
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
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
囑集作果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
童授蓮華經於釋叢既其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
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心名務如俱舍百法經根論披閱

經根論技又罔不通焉緣是釋與律交脩定與慧相養當

為道粹揭為僧毫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輪大

德位泄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

貴賤若賢愚若中小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

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道場者則

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

大集作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一作藏

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獨本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

刻既成將師治集作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

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火

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方丈

廬山東林寺觀音方丈記

釋元楚

觀音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其悲智應用鳴織毫億

刹常如是諸掌是以郢川屈父因伯兄宗厚上人為空王

入室弟子手足相愛嘗得聞斯語遂捨二十萬於新殿東

南造觀音方丈一間四一作厦西嚮峻棟岬岬間出廊廡

又以香泥伏普門功德克類端莊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

冠百寶風容動挫式繫拳拳靈貺斯在俾愚菲薄旌寘堅

貞愚無文苟欲贊其播植善稼於斯而已矣噫茲寺也自

晉于唐五百餘載以土木有壞因而造一作之者數也真

風未弭因而復之者時也由是前九江太守給事中傅陵
公奉詔指撝之舊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方三四年基
構宏壯特新前降一作際遂得鑑峯增色圖謀再張車蓋貴
遊結轍林下逢迎相賀輝動巖軒抱虎溪之波瀾清塵尾
之風韻閣繹故事飽飫前生從容吟瀟而去若是則安知
來者之無柴桑乎往者之無鴈門乎矧馨香庭實千花雪
明重脩白社期在旦夕矣愚江干宿一作暮蔭常夢寐舊岑
力杼肺腸遠謝泉石亦厚公之惠也以唐十六葉聖宣皇
帝大中六年壬申春二月十五日江夏僧元楚記

西軒記

柳宗元

未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一作尚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

文粹為至則無以為居居文粹龍興寺西序之下餘知釋氏

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於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面一作

作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

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

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

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

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

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

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

志諸戶外其一以貽選上人焉

僧

大智禪伯碑陰記

揚伯成

夫道非言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泯空也禪師彌天宜符曠劫傳中出等等騰一作勝非非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上

自宸宸下達蒸黎總仰青蓮之光旋驚白林之會中書侍

郎嚴公探秘藏决詞江洋洋兮文宗昭昭乎靈迹其殊昧

先覺忝在後塵糾合群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

石以齊固所為一作謂非六經曷以明夫子也非四偈曷以

曉真如也凡捨淨財者人具顯爵里于時歲在辛巳五月

庚戌十八日丁卯皇唐開元十七年一作傳中傳印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

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中野文粹竹野中其形塊然與草

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

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

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翬然此心不動其內則

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

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守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

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

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

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

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集作物

以遊人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羈集作鎖

健精其志與日新蹈極樂於自十之操前後以一月有一
旬有九一作五日爲一息者不記百數其願以本尊本以願
爲頭其病以衆生之病我爲病我生未已我病曷祛我病
未祛我願曷已然則大慈大悲之誓竟我願云竟無邊生
生之苦盡我病焉盡我生有滅我願與生生俱生我形或
勞我心與極樂無極巍巍乎可思量哉負太夫人河東郡
太夫人性合真如業通禪寂嘗謂學者千萬達者二三苟
未至於心離有無跡超生滅則苦行爲難爲至誠格諸天
念嚮群望亦見使見聞聳善遠邇歸心况乎嗤嗤迴向之
徒聞道甚稀嗜相且衆則上人所以持本教濟衆生與夫
禪門諸祖迭爲舟梁可無媿矣又懼夫物之尤者見異於
類行之殊者或疑於常申命小子以紀精一作積苦之能所
以題之於此貞元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前侍御史河南穆
員記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

許籌

籌僮童知佛業儒雜老嚴德慕玄空一作究靡極營儒身及

進士第一年尉告成明年遊是嶽謁律德唯珪上人引將

布覽至珪大師影堂珪公日子嘗識珪公覺疑否曰未云

珪公覺道靈威莫可周名獨有嶽神爲大師移植松柏於

東巖事碑塔所不書珪公之誠一作誠杜從秋也且佛說群

經事又焉可徇珪公謙勝哉珪欲頌之患辭不文子進士

也矧僮童知佛尚一有書字信珪公謙勝乎壽唯藏惑偶得嵩

陽居士喻應真與洛陽處士陳惟復書言岳神為珪公植

樹事甚備曰大師法諱元珪俗姓李氏伊闕縣人也太宗

廟甲辰歲生高宗代癸亥歲具戒玄宗帝丙辰歲化戒歷

年七十三始隸閑居寺習律安火鉢味禪後廬麗鳩將化

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志閑居寺東嶺我戒爾必塔吾骸于

茲開元十一^{一作二}年素力乞師之志喻陳二高士曰大師

嘗寂定結廬^{一作廬於}山巖^{岳之麗鳩}時岳神輕步謁大師大

師覺精神不世謂曰仁者胡來而^{一作善來仁神}彼何往^{一作胡為而至}神

曰師寧識我耶大師曰吾觀佛于^{一作生等}吾一目之豈分

別識^{一無此字}耶神曰我斯^{一作此}岳神^也能以恠^{或作性}死痛害

^{一無此字}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此大師曰汝能生於人

^{一無此字}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牙與空等視吾與汝等

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及則不生不滅也汝

尚不能若^{一作如}是又焉能生死吾^也神稽首禮曰我

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而謂是神^{無此字}豈^{一作詎}知師有廣

大過空之智辦也^乎願授以正^戒梯拔世間^{一作今}大

師曰神^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

戒哉神曰此理也非濟岸梯杭之^事止求師戒^{我聞}

我身為門弟子大師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几曰

付汝五戒汝^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敬

奉戒^{一作謹}大師曰汝能不媿乎神曰亦娶也大師曰非

為^{一作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盜乎

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大師曰非為此也謂嚮取二

一作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殺乎

神曰正柄在居一作實焉曰不殺大師曰非為此也謂有

濫誤混疑一作疑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

正直焉能有妄乎大師曰非為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

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一無能大師曰

如上是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繫以有心

為物而無心想身如能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

不為老跳身為帝王不為崇高命子為輔相不為富貴無一

此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竟一作寂默而不為休悟此

則雖娶非妻也雖嚮一作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

也雖辭非昏也若能無心與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

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一作疑不為殺先後適天不為妄昏荒

顛倒不為醉是為一作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

無衆生則無我無我則無汝十一字作無併佛無衆孰能

一作戒哉神又曰我神通亞佛大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

五不能佛神通二字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

啓曰可得聞乎大師曰汝能接一作上帝東天行而西七

曜乎神曰不能又一作曰汝能奪地祗融五岳而結四海

乎神曰不能大師曰是為一作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

皆滅萬法一作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

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

界英華無此十八字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能一無字

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十三字英華作自恒

一作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一作無法無法有

無一作主是為一作無心如我悟一作佛亦無神通也但能

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岳神頓首作禮曰我誠淺昧未聞

空義大師指我戒我我當化矣十字一作師所授戒我常奉行更何業因

何拘塵界一無字我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大師曰吾

觀身無物觀物一作無常法窟一無此塊然更有何欲神

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

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縱知有佛有神有能

有不能有自然存非自然者也一無大師曰無為是無為

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陳叛佛耶須請告我四字一

意垂大師意不獲遂三字一作言曰東岳一作寺之障也

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能能字一作屏擁汝能神力移北樹

於東嶺乎神曰謹奉一作命矣又陳我假昏夜風雷擺搖

震運十二字作然昏夜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大師門送

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衆衆字一作又復碧煙紅霞紫

風皓氣錯散四遠十四字一作嵐靄幢幡鉞一作珮凌高

寢空四字一作凌其夕果有迅風吼雷奔雲震電大

壯棟宇岌業將圯定僧瞻動牙捉仆叫十八字一作棟宇

大師安一作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相契矣啓一作旦和

霽則北巖松檜一作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一無大師

謂其徒曰吾歿有塔我者有碑我者無紀是事十四字一作吾歿後無令外知人將扶我也籌得開元中喻陳二居士狀一有將字若為日實師之行因珙公請為影堂記遂群而書之

此篇英華自結廬而下多脫誤今以景德傳燈錄增入其異同注為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安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一 觀院州

觀

院州

荆州大崇福觀記一首 天柱山天柱觀記一首

脩仙都觀記一首 新脩龍興觀記一首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一首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一首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一首

觀

荆州大崇福觀記

陳子昂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天下咸和中外胥謐僊門法寓澤罔不暨粵若無上太祖孝明

皇帝神明睿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于一作我諸宮歲

春風霖霖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玉季岐鎬之漸也於

戲西伯潛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處順乘彼白

雲以歸帝鄉方城之人嗟咨涕洟靈魄罔遣廼以珠襦玉

匣闕茲衣冠穀林方崇喬山未掩龍輶梓寢在茲觀者七

月焉餘滅化北顏塗暨積逮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

革顯號宗祀于明堂躍誠疑作試易或躍所曆莫不昭晰

一作皓皓一作龍光也長史弘農楊元琰雅量川瀦貞節嶽立有倚

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稽皇圖徵文獻以為會稽

之廟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遺跡祈飾山階司賓卿

于惟謙地官主事魯玄傑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恢

廓徽猷任佐誠請時皇帝方垂拱璇淵之中以思大化故

書奏不荅道士孟安排者玄稟真骨記上階黃裳羽袂囊

中竊感蒼梧遺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昭一作發聖世復

重理前狀伏奉闕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憫然遷思迴慮旌

別斯觀錫名曰大一作崇福焉時龍集己亥聖曆之二年

也翌日又優制褒崇時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王官一作

天文昭回瑞我鄢郢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瀟湘

鬱荆門麗江徼一作莫不翼戴抃舞滌雪心目者已安排

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

宮玄圃未始垂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為而無不為
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經玄都

爰伐琴瑟作為仙觀之宮文彩構檻砮砮砌一作階攬拱

森鬱以宏合藻井翕翹以天開瑤壇躋於上清銀闕表於

中界高步玄一有記雲肅一有綱然靈風鬋鬋紫陽之天

一作大非也然後璇題顯曜金格道相朝浮彩雲夕泫清露耿

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發矣蓋金簡玉牒可存而不可知

崑崙方壺可聞而不可階也猶且曰一作道錄貴乎真經

况皇明帝載昭鑠日月而已乃刊作記以傳罔極

天柱山天柱觀記

吳筠

太史公稱太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岳作鎮羅

浮括蒼輦十山為之佐命其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

之霍及一作乃此三峯一稱矣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

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中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

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

窕纒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拏而清宮闢焉於此旁

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

為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為之馴擾晉書逸

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闕景潛升而遺廟斯立

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為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

其名者為之大滌雖寥遠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上帝

陰宮耳爰有三泉二軌一濫殊瀦合流水旱不易擁為

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磔冬溫而育萍藻既漱而飲之
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木飄厲故棲遲者
心暢而壽未盤礴紆燠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况於
人乎貞觀初有許一作素先生曰某懷道就閑荐微不起後
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紫微暨齊物夏侯子雲
皆為高流繼踵不絕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寇蟻
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
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
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
子靡昭厥由故特志之表此貞石

脩仙都觀記

段文昌

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
仞下臨湍波老栢萬株上插一作嶽峯嶺靈花綵羽皆非圖
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餘西遊岷
蜀停舟江岸振衣屢絮詣諸洞所石晶靈竇蒼然相次苔
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湏臾天籟不起
萬竅風息山光耀一作輝於耳日煙霞拂於襟袖相顧神踈
若在紫府一作氣玄圃矣牽於形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書
名而去爾來已三十四年大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荆門
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紀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
殿荒毀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
令脩葺子來同力浹旬報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麾幢

文苑英華

再領全蜀沂三峽歷舊遊依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
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大和七年正
月五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一作觀察
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府
上柱國鄒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段文昌記

新脩龍興觀記

崔雄

茲觀隳圯綿歷歲時垣墉靡一戶傾危墮敗十無一二荒榛
蔓草扶疎蔽絕唯天尊殿畧存雄仰躅真宗佩受玄籙有
年矣昨到郡蒞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薇宮迴車抵觀荒
原擁穢不可以前乃命鏗荆棘關壞門芟夷蘊崇雜披荒
塞景移方就一逕及昇殿啓伏禮真聖周環步榻僅不容
足雖仙像儼羅其為鳥鼠攻毀殘穢不堪具紀於戲有以
見澹薄無為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葉况又玄宗皇帝
金真居于殿內凡口臣下得不展敬乃亟工度木構新替
壞率皆完葺築壇植栢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就於是虹
梁駕瓦粉繪丹雘煥乎栢奕周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
之宅况若上清之靈圃也凡一畚土一酌水率皆微俸薄
祿傭功物價靡敢虧於時直然後命道侶分掌啓閉脩灑
掃幢鍾擊磬以時醮奠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臨巨川
東注渤溟青山白日目極煙樹實一郡之勝槩矣將來好
事君子得不繼其闕歟大唐咸通二年歲次辛巳秋七月

九月刻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李觀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貌魁

岸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遊覽集作綿歷內蘊研

精茹木歷載三紀雖形存方內而神汨集無此太素天機

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拍有先生以至德

三載束身制度配住茲觀巋然端居煙霞排空松桂蒲目

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何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禍

斯邑居人萬戶冰裂瓦解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

桃源化為戰地羽客以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丹訣將適

南岳途經鄱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

之柱石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壁立千仞先生於是植杖

以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志集作率意偶

合于時先生法集作跡抽南楚聲動人群一作八群故江西連帥

路嗣恭其人寥廓之勁翮鈷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

表前代雖受年不永可與三傑並駕復雅重黃白一作老尊

崇虛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訊集作許以簡禮後聘以車

乘一集復躬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

朝先生汎若不繫之舟集無此亦厭凡境大曆十三一作

年旋此舊跡未盈數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畧盡所

止堂宇荆棘生焉聞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一作墜於灌

木山鬼聚於叢薄先生頓一作對非足而四顧攬涕而興歎惜

馳光集作於過隙念往事於餘燼乃假村間丁壯戮力

剪枝築頹址掃除崩榛構長廡以梓集作漆飾危殿以頹

素激引玄旨招携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隅獨立高堂

智者與議良工操斧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墜磽确以植靈

草撥崢嶸以樹脩竹苔駁竹逕風吟步虛巖收集作夏雲

林散秋色先生方擬梧長集作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

隱隱者道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翫是幽處得非

仙府不必瀛州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依真以

養生蕭灑無事機悟集無恬淡曾集無無戚容高談能離

堅放意能了空噫噉集作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叩鐘

人聞榮位與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

侯不得屈或所與遇者其唯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

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垂五十載億一作庶輯睦四夷

亦寧自後國家集無此多故皇帝旰食二教消弭兵符競

趣深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群生之雨露

使匹夫取捨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塊勞

我以聲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生之堂然

不死之術願與共有臨壁抽思以旌善人某年月日記

尊像

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 王師簡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入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澹

一作者則詣真理乘化出入人紀周窮廣成柱軒皇之尊

闕令闡玄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代有其

人茅真君伯氏仲氏虔奉玄樞退然若喪脫履萬類騰跡

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轂白

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說訟則曰真君長往亦以結吳越

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以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

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不泊一有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

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嘆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廣

平公一作我河東公華廉平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

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以宅清靜一作玄門垂祐有

國有家者屬焉繇是捨俸八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

象惟肖其儀形設雲幄於四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

變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况君一作君子端翊焉昇其堂坐

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一作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

冰容以敬以肅則若羨其日口一作甚流涕發論破人昏

感徃真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翳事而弘深其率教者

興廢繼絕則由乎人蒙備獲祉必感乎至公恒以黃籙

法會元辰脩畢仍歲必緝教紫陽玉真當負宸而頒命列

陪位而贊拜整雜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玄昭塔昊帝蓋

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闕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

之業也粵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

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

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相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

耀丕業請介一作於我政有譖而刑之師簡諭于良畫後
不政沒其美云

童子

黃仙師瞿童記

符載

朗州桃源桃花觀南岳黃洞元居焉有弟子姓瞿字伯庭
年四十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
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宇下願蔭道域廁役隸之末位仙
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一作孺給侍甚謹在醜不
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脩朝拜之禮攝齋莊之色焚香
搥磬叩頭擎蹠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往
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

遊佳地遭遇神聖觀雲

一作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潏然

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而往仙師曰靈仙之府必在左右
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一不即爾也無何有冊砂之役後領
至襄陽市園閭之下齊人浩擾則頓目不視神氣醉泥返
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撲散壞者久矣
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
其說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將
逝厲著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
服拜訣于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目
月合於鶉首復近於茲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即聽遣室
有同學道士朱靈辨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為妖邪所攻將

欲顧卅筆符而禦之

不憚且多傲詞云則他辰之相見

歲在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
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隆然如風飄雷震衆以爲事出言

一作無

妄恠愕失次馳告憐落共四圍而索之手崖沉沉漠

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盛自道中拖腹橫
據勢不得近次至于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地上

一無此字

折弱篠八枝縱橫插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先是未

潛景之日割芝圃間獲珉石圓

一作圖

大如五銖錢朗瑩可

愛跪而授師曰此秦客棄棊子也幸加秘護後有符契仙

師靈辨狀之不昧惜向時之無斷俛然發篋復覩故物其

慙愧慕望者可勝言哉後經時曾白晝假寢輒勿罔而至

備申撫衣之敬診其容態但以承事尊上爲疲耳至於百

者之約無替焉仙師以建中元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

霄峰下古壇石室高駕顛氣載弱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

話精微

一作微

之際得與聞此大息良久自感悟曰神遠人

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人之世百骸

六臟非有乎卓然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巖洞是慕彼秦

人之宅尚得而往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之以渾

元守之以太和遺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神舍于素窈窕

冥冥中含至精方將入天地之門遊化初之原磅礴萬物

不見其朕豈鸞鶴之馭而蒲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尚

淹留塵世天其意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札瘥

天昏之患使布陰德大疑作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

風波一作流之民不能自投泥淖繼芳金藉徒以區區文字

紀其糟粕不亦悲夫不庶示於好事者共為起予之地耳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日符載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三 記二十七

宴遊一

宴遊

始得西山宴遊記一首 鈞鈿潭記一首

鈞鈿潭西小丘記一首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一首

袁家渴記一首 石澗記一首

溪谷丘

右溪記一首 新安谷記一首

黃溪記一首 龍興寺東丘記一首

園圃

菊圃記一首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一首

宴遊

此集大率篇目各以類分而此卷自卷首始得西山
宴遊記以下至小石城凡八首皆褻雜其名蓋柳宗
元一時之述也觀其詞古次叙纒如貫珠故不可漏
畧一題而差其先後也因專命其門曰宴遊仍冠宴
遊部之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
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
到則披草而坐碩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
所

作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林
未字有異態作能勝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抵集作指異

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集作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

高而上集作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遊集作遊則凡數州之土壤

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空集作穴尺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乎與顛氣俱而

莫得其涯伴伴集作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

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

見而獨集作猶非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不異集作萬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

四年也

鈿鋤潭記

前人

鈿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齒集作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上集作止沅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遊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過余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滾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此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余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鈿鋤潭西小丘記

前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而面二字集作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鋤潭集本不潭字西二十五步當湍之集作而峻者為魚梁梁之上集作有丘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恠集作壯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噐用剗割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立集作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蟲魚集無此二字之遨遊舉熙然為巧獻技

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
與耳謀悠悠集作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
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集作意
以茲丘之勝致之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
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遇集作遇而陋之價
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
遭乎書于石所以賀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
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集作全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魚類拂潭中俯

乘空若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集作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

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形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

無人或相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

而去同遊者吳武陵襲集作襲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

二小生曰恕已曰奉一

袁家渴記

前人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鉅潭由

溪口集有而字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

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未中幽麗奇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集本流者為渴音若依上與南

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深集作潭淺渚

間則曲折平者流集作黑峻者沸白冉集作行若窮忽又

無際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石上生清菽集作冬夏常蔚

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榎楮梓抽

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菹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

瀨退貯谿谷搖颺蕨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

其狀未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而出傳於世其

時地世主素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前人

自湯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氏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

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許十步其流

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蘚環周

又折西南集作行旁蹈集作巖石下比隨小潭潭幅負減

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人集無

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惟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

其顛韻動其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

翳枋集作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灑而盈惜其未始有傳

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

之得以易元和十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前人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氏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空集作若陳筵席若限閫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天集無天字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廢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皆字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前人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里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集之音之泚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始集作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逾集作愈以為誠有又恠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復集作得一售其技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且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

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溪谷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兩岸
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
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
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
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
與桂蕪之香草以禪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
銘石上彰示來者

新安谷記

穆負

京洛佳賞盡走乎闕塞次則東城以桃李繁華相高北山
灑陽有崖谷谿洞之勝蓋天然踈鑿以遺來者而人不之
爭我公懸車之三年探得其最凡遠于一作國門邇于闕
塞者四之一買之夫有直減於東城之貴者亦如之連岡
疊磴中斷夾闢為其拱躄如狀如意翠竹茂樹縈環森羅
為其綴飾如績如織泉出山腹釀而為池醞而為派帶於
竹樹葱籠之間池可行舟派能流響果園蔬圃用以為溉
其餘與灑水合于山下臨玩之美耳潺湲目磷磷不俟漱
浥而煩襟如洗於是卜灑之上泉之側周竒顧盼擁抱之
勢作為新亭春之日百花流鶯笑語滿谷迭相為主待一作
代人為賓始至也若讌賞之之踈將去也若怨棄之之速

夏之日清風入林徘徊不散若為繁暑與之竟夕而流泉
娛客亦奏雅音秋之日霜淒氣肅萬像畢清亭中一望超
忽天外而片雲行鴈又似與賞心遠目相期於前冬之日
木落天迴遙山入戶可愛之景照於陽坡遲遲為人人散
而歛凡四時暇日公與大夫從甥姪子孫携琴樽翰墨游
於斯燕於斯慈顏怡天和熙一觴舉萬福隨穆穆雍雍翼
翼翼變中外且慶如填如篋公曰人生知足為富當時為
晉苟俟外獎則此一作地足以忘年何必陸晉擊鮮踈廣
散金然後為適興王氏之少長咸集潘家之兒童稚齒吾
之適也爾群子識之謹按春秋之義地從主人今我公關
國新安則家谷宜以新安為稱新安之為解也既所以旌
新之安亦所以祝吾家之慶與茲山之賞日月新而未永
安安之謂也又江南有新安者山水之異絕于一作中國
維其似之是以命之第三子員受命紀石且若從者名位
列之于陰也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曷適幽表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
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于湘
之源南至于隴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
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益州之始二字集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山碧之華葉
駢積集作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黛膏淳來若白虹沉

之集作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南

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頤集作頤領斷

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

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廣集作瘦水鳴

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

為人時所居也集作其居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

死神更號黃氏迺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

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

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始乃

頌且之為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紀

八年十月五日入六日歸

柳州本作五十月五日

既歸為記以啓後

之好遊者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前人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坻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還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蒼作蔚

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殆

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比垂凡物窪抵植

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栲之植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推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
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愜室曲有奧趣
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遂為病噫龍興求之佳寺也登高殿
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源若是其以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遊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
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漚
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
遊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

君子

園圃

菊圃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壇下及再來也菊
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
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湏地也走猶宜徙植脩養而
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日植其身不可不慎擇
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恐傷奈何於是更為之
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
亭旌旌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
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襄陽張端公西園記

符載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為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閉東西主
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荆楊淮楚之不侔也繇是侍

一八五八

卷

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廬作爲
宅居居有園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南值
漢高廟正相當佛宮數四與岑巒灑迤蒼蒼松檜盡爲度
木前有名花上藥群敷簇秀霞鋪雪灑瀲灩清波後有舍
桃朱杏的皜蔭藹殊滋絕温甲冠他園每天清雲淨雨霽
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從之開軒設筆耳目
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樂出門爲人寰宴居城山林適自
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草聞風聲舊齒曩曹翰飛
青冥令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
氣屈伸通塞類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
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遁客目游履踐故輒
錄美于素壁之上使異日造辟強者遂用之爲導人云
丁丑歲六月庚午推曆者以爲金畏火而伏之日也符載
之記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四

記二十八

宴遊二

亭二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廬卽中潯陽竹亭記一首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一首

馬退山茅亭記一首

寒亭記一首

殊亭記一首

廣宴亭記一首

鍾陵東湖亭記一首

二公亭記一首

沔州秋興亭記一首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自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

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奇則怡一作慘則悴慄則止泰

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

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

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聽一無此字訟堂之西因高

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故俯視滄浪一作海

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集作鑒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

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

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

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

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集仁仁智居之

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

矣慶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泊搖落之

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序一作則日

素彩於簷楹一作則樓雲於高閣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

而詩人之興常在一作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

余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

倪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二字一作志之

盧郎中潯陽竹亭記

獨孤及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慶臺榭後代作者或用

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家一作佳景有大小道機

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性情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閑不

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

其製集作欲而高其行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高出

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費不過剪茅茨以儉為

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隰

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此亭適也前有香草佐石杉

松羅生密篠翠竿集作筠照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

外有山閣焮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數天香天鼓

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連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祿不

入故飯牛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

嘗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集作境對而心馳

也欲不足則患不至集作去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繁

於物得喪之源牽於事表樂之柄成乎心和於內而事

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為志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前人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於是乎集作此字賓客有止之集作底止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

也集作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

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脩除之備無

井樹之設及客集作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授館而盤餐

薪葛之貺業集作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

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為南城公至之日則制

其集作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

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飾廡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

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用作新亭于館之陽夏屋耽

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剗集作堦埴堦坎

窳以為大逵屬之于溪設雙船集作航於清津以備逕渡集

經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飲集作餼非無曠禮無違物

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利集作移用用迺有節入

鞭扑之贖以充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集作杜燥以禮

集作憇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

行者有犯較之祭居者脩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醜酒以贈

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戶集作棟牖而綠野青山為之集作吳亭

衝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

勝會之佳境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脩禮以備物係

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

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此字集是歲廣德二年也

馬退山茅亭記

前人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

櫺節稅之華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墻白雲為藩籬碧山為

屏風昭儉也是山翠然起於莽蒼之中蛇奔雲蠹亘數十

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落集作星拱蒼翠

踞集作狀綺布繡錯蓋天儲集作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

然以壤接服荒谷參夷微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

不及巖逕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

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而故政
多暇日繇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構作我攸宇於是
不崇朝而攻木之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
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陬而登焉於是平潭
綠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
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
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寒亭記

元結

未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僱令問咨曰縣南水
石相勝集作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
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
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風煙靄異色
蒼蒼石礪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
來世於是休於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
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合集有命之曰寒亭集有乃為寒
亭作記刻之亭背

殊亭記

前人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
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
理身終不自理况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
暑且為涼亭亭臨大江復在集作山上佳水揚集作蔭常

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為此
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
所惑焉

廣宴亭記

前人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以集作為候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
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
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
漫叟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
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
悔往乎集有如字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
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鍾陵東湖亭記

符載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
宣人之滯也天氣鬱則兩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
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骸理
七情用斯義也况是郡也翼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滾射
扼七城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駕萬舳王臣聘客環至吾府
將有以省風而脩好也我有善地不築不蓋我有樽酒不
斟不酌其將欲飲詩人葛屨之刺乎甚不然也先是東湖
汙漫與江邊際秋潦備助人憂為魚故相齊公築塘以禦
之厭伊業切殺水勢且便車馬盡續則懋為塗或微而洪之

民蓋累鉅萬口噫鳥賣切息雷動噓氣霧散繇是行里者駢

肩礙踵不得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張之其修也可以發

二矢其廣也可以方兩軒結構高標揭葉孱顏白晝晴虹

東西竟天愜里開之迫隘通鄉遂之迴去聲還一作千輪馳

萬蹄驅渾渾浩浩水流颯駭盛矣哉澤民利物如是其備

也公樂斯橋之豪大慨一作觀斯橋之孤峙常欲建亭卜勢

迭為光華會春物含秀嘯領賓從亟疑作來乎其上相與

牽率履行而東連岡萃然橫我步武以為茲地必答前志

喜形於色竦身而登之即果若真宰以萬古之勝待我矣

平切漏削涯岸鴻盤數仞不知杯土真天造也公製紆密

意計校呈狀萬材已構他人不知於是匠受令一作吏受

命談笑眊眊而亭成其望也神張長一作其登也形端其高

也渠渠其還也耽耽橫四棟以熏晷闢八扉而呀豁飛廊

連軒以翼翥旁舍杳靄而雲合然後迴首未睺從風開襟

當軒萬井直視千里西山邈迤橫擁遼夔占護蒼翠古來

無人一朝此地盡行歸我每良辰嘉客思有宴賞輒具餼

酒共為歡娛天晴日宴湖光入座寂寞虛徹眇然四去或

無鳥過不辨空水於戲牧鍾陵之民五改火矣首年而衣

食富二年而姦慝禁三年而禮讓興大抵以清淨惠慈為

理本剛明正直為化基與民同欲萬戶一令遂用無事里

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

是即斯亭斯榭士林君子猶以為固歟異日捧飛詔擁丹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較霈然為霖沃旱濡焦彼毗之班白童稚徘徊于堦墀闕者即羊公之峴首召伯之棠樹謳歌思慕尤在水久而不在茲日也載嘗忝從事重遊舊所猥獲登踐陋顏一開顧茲盛美瞽矇有頌然事光而材薄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謚之曰東湖亭

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具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堊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美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

文粹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集作均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

文粹之其建之皆選之於二字文粹勝境今年暮春月邗牧安定

席公別駕置同正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邗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文粹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

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今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理卑痺而不擇爽噎以蕩夫汚虛乎因問文粹

有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楫之以危峯千巔

文粹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鍾之紐集作狀鼇之首

二公止旌旗以廻瞻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草翫憚移日

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集作回邑鍾

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集作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

詞曰文粹作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景清集無此字使俗泰而

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

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

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

之昌愷弟君子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

父母矣茲阜二公脩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

露下蕪忍令父母饑之乎遂偕發為父集作公就亭之功蜀

無此字如墻而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謀而為之辨方經賦

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文粹作力

圃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

蟻往榛莽可去以自燻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

功畢二之日圻墁之墟息斤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

中豁飛薨翼而四翥東西南集作東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

皇素履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

不陋煙水交浮蟲巒覺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

容影光彩搖漪入澗集作澗指朱軒於潭底閣雲岑於波裏

曠橫油油集粹作橫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遊禽

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

夫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裏懇乎群屢尋幽探異常
 於斯勞賓租客常於斯加此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親
 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
 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
 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
 而建斯亭也可署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文粹作其有謂二
 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干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
 越遊吳歸之辰瑜荆經集作泛漢奢宿之蘭亭姑蘇之華亭
 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
 址未圮文粹作及山川物像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慙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文粹作日非飾說入
 吾邑者知之奇境集粹無此四字升吾亭者知之右之製器物造
 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古而為之章句
 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文粹作日始為之記兼借二公
 之名于記左以為邦榮在位元文粹作實察亦以次序從公而
 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公之於民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不立民無公不立此非虛言也
 公之於民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不立民無公不立此非虛言也
 公之於民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不立民無公不立此非虛言也

依貞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公之於民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不立民無公不立此非虛言也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公其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五

記二十九

宴遊三

亭中

李晉陵茅亭記一首

新脩漕河石斗門亭記一首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一首

歙州披雲亭記一首

 許氏吳興溪亭記一首

冷泉亭記一首

 白蘋洲五亭記一首

四望亭記一首

 桂州營家亭記一首

未州萬石亭記一首
 李晉陵茅亭記

梁肅

趙郡李充集作仲山大曆中由秘書郎為晉陵令思所以

退食脩故政集作思所以端已崇儉乃作茅亭于正寢之北

備功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集作函丈之席稅履集作履而

躋賓位者適容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顛固集作因非簡一之

道可知矣解龜後繼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

之美而仲山安貧養性集作寓于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

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德之嗣孝於家勤於官其攝也

念前之非又政之未成也乃必躬必親必誠必信順集作慎

思不懈而衆務咸叙未有及者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

則其治足可集無徵也君子謂仲山居處恭執事敬出入

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苟行大來必俟時

復將於是乎始矣予曩嘗集作亭之起今又觀進德之美集作

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貞元元年夏五月記

新脩漕河石斗門亭記

穆貞

斗門卒事之月安平公罷尹杜公寔來明日公會杜公觀

厥成績即得洗心遠目之所盡一覽四時之美乃授中制

勅為此亭有若嵩高二室萬安關塞實簷前之山清洛麗

都類夫河漢實砌下之池春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

同歸於勝實座中之器一作脩橋曳虹左右扶翼層樓飛

鳳前後擁抱實四楹之飾而顯氣清風徘徊旦暮若有所

為去凝為清陰不唯待羊公之登眺李膺之臨汎使忘機

倦俗之客得人人而私之或曰二公之來也境與耳目共

清其心心無事源政得於靜有以助清靜之理可無述乎
刊諸珉一作樂石之陰是為亭記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
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
集事信故人洽一作阜勤故人阜一作公濟未暮月而其政成後
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道余以邑之勝賞於是東
峯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
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
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際一作忽焉如失但山風颺颺一作嶺雲
我飛軒憑檻洞壑在下南北或作殊殊狀昏明易或作色指
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野指遠白而
曳練者問之則曰某田一作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
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徵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
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作何易
也崇山濬谷佳景勝槩綿世伏匿一作朗又何能
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
軍興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
夫鄭滑節度盧公群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
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

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于石
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十一月己未朔七
日乙丑建

歙州披雲亭記

張友正

慶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岳峙九層
雲峩百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
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
州之陽漸乎水木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迴廊翼旋飛
閣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定一方之勝槩也柱史魏公
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每美其峯聳絕靈氣
紛郁乃竦勁策躍輕屐縑蔓梯崖逕造天巔焉高哉曠乎
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剡嶠嵒夷翳薈心匠密構亭形虛
無而賓從莫之窺也然後跨峻谷掖脩木疊石為跌無尋
常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斲樵朽塗之節稱焉峩峩絕頂一
上集作不一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一作屬東風敷和春物
爛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
塊如衆山益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
廓虛懷而攄曠抱矣眺覽未既盡一無此字壺觴云舉瞽史陳
藝笙簧合奏仁風洋洋下俚同觀一作而吳哇囊空楚舞
嬌春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仰之者有若子喬方
平弄玉飛瓊相與樂群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
夷懷沉離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之志懽如

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庶風俗之趨尚省農桑之
豐耗况又暢四肢懋七情神完氣全宣為太和自當淳源
普洽上下交澤况有襦袴謚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
府將復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懷
者雖細必錄况目經心攝一作構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
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歎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異日攀
公之揅不及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遊此亭之
上思刊懋績輒課庸詞若筵加鍾而蠡挹海蓬勃之音溟
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茲峯之高棲天宇上遙雲族朝薈
蔚而暮一有氣字氤氳亭無處所晴景一照夏焉標空今建名
彼雲義在此也其潤色寺宇輝華郡郭增東南之巨麗者
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一日火南次之七日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權德輿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製約而雅
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
夸目參心者或大其閑閱文其節稅儉士耻之絕世離俗
者或梯構巖巘糾結蘿薜世牧鄙之苟若此亭與人寰不
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潄浚激砌晴煙蔭嵐明晦萬
狀鷗飛魚遊不驚不啁時時歸雲來冒茅洞許氏方岸鶴
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集作王利欲自
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于亭下鉉
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

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蒲陶然心與境冥集
 其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胸中賦夫
 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一有其且繆矣於動靜之
 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
 皆有嘉聞而無批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
 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為異時之大來耶予知之深
 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
 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
 而巖竒得要也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
 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入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
 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
 從洞生水與堦平坐而翫之石本無者可濯足於牀下卧
 而狎之石本無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
 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石本作滌
 見輒石本作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
 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
 郡者有相里尹造作集無此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
 亭有裴庶子棠棣石本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
 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莫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
 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

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時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
記

白蘋洲五亭記

前人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雲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
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為名也前不知
幾千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
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遊息焉旋
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
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
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駕大
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

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仰

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
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
賓友集歌吹作舟掉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
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
時予守官在洛陽楊君緘書齎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
心存日想觀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
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
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績素之二賢始終
能事畢矣揚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

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榭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寢久集作久遠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四望亭記

李紳

濠城之西北隅爽聳四達縱目周視廻環者可數百里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嘗爲廢墉無所竚望郡守彭城劉君字嗣之理郡之二載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豐約廣袤稱其所便棟幹梯陛依墉以成崇不危麗不侈可以列賓筵可以施管磬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傍闕城邑四州五通皆可洞然大和七年春二月紳分命東洛路出於濠始登斯亭周目四瞻美乎哉春臺視和氣夏日居高明秋以閱農功冬以觀肅成一作殺蓋君子布和求瘼之誠志豈徒縱目於白雪望雲於黃鶴庾樓夕月峴首春風蓋一時之勝爽無四者之臨眺斯亭之佳景固難儔儷哉淮柳初變濠泉始清山凝遠嵐霞散餘綺顧余嘗爲王堂詞臣筆硯猶在請書亭表事刻石記言癸丑歲建卯月七日趙郡李紳書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爲特異至若不鷺遠不陵危環山泖江四出如一夸奇競

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惟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嶠

堅集作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瀰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

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

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

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年政成而富且庶當天子平淮夷

定朔河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

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集作暇移於子間壤伐惡木

剌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合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觀倏然

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

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瀕山涵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然萬變若

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遊於天下者有不屈伏

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

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

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迄千百年莫

或異故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

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

桂山之靈不足以還集作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類 十一

公之覽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令
余其可以無籍乎

未州萬石亭記

前人

御史中丞清河南崔公來蒞未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
野叢翳之隙見恠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
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披其穴則鼻口相呀
搜其根則啼服交峙環行右本卒愕文粹作疑若搏噬於

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蕨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
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殆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

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
本作石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

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
藝是野眉龐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

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
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文粹有曰懿夫公之名亭

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祿為二千石既羸集作盈其數然而
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

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文粹

作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
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州刺史... 宗元... 柳宗元... 法華寺... 西亭記... 東亭記... 燕喜亭... 荇溪... 郢州... 化洽... 未州... 法華寺... 最高... 僧曰... 覺照... 居寺... 西廡... 下廡...

宴遊四

亭下

未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二首

零陵三亭記一首 東亭記一首

燕喜亭記一首 枝江縣南亭記一首

荇溪新亭記一首 連山燕喜亭後記一首

郢州孟亭記一首 通玄子栖賓亭記一首

化洽亭記一首 烏程縣脩東亭記一首

未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二首 柳宗元

法華寺居未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

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條蕩蒙雜擁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蓉申以湘木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群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然茫焉天爲
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
有增而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
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
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
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
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疑之者爲果疑也集作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
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
集主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零陵三亭記

前人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洳汗塗群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爲縣者積十數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以湘潭
令會零陵政麗賦擾民訟干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
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
民既卒稅相與謹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

不聞馨鼓之音鷄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
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
藩驅群畜央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
嘉木美卉垂木集作木叢峯玲瓏集作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
自留不埴而遂魚樂廣閑詩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肅薛
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
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
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族以館舍高明游息
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
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
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理
維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
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州東亭記

前人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
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
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拂蠲疏樹
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梢為杠梁下上徊翔前
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集作嶠闊溲灣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
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
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

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
遠溫風焉陽室以遠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後其號
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三日柳宗元記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石本無人景常元惠石本

本文粹者石本無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

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蟄糞壤焚樞石本作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

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

兩寒暑既成以避風雨御寒暑既成粹作乃立屋

風雨既除愈請名之其丘曰俟石本作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俟時石本無時之道也其石谷曰受讓之谷瀑

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七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

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石本之以屋曰燕喜之亭

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石本文粹也於是州民之聞者

二字作本文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石本無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粹作側者相接也而莫

宜石本文其地凡天作而地石本無藏之以遺其石本無

入乎弘中自吏部集注有侍所二字文粹貶秩而來次其

道塗所經自藍田山石本無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

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

繇柳踰嶺徠欲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壞詭之觀宜其於

山水飲聞而厭見也石本無作今其意乃並有若字不足

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

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石本集本並無而字羽儀於天

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枝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常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

增集作構之責椽而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

新南亭以適曠懷亭集無此字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四

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綠崖澁集作菱圓葭誕漫朱華接

翠裁集作綠繁葩衣燭决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

鏡嬉碧淨鳥白赤洗翹窺典纈霞縠煙旦夕新鮮冷淚喧

啼怨柳情綿令君聘望逍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

寮集無此二字其民日致集作欣游成群使纓纓戀停車止征

實為官業而費家貨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

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常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

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

矣乃為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苻溪新亭記

李漬

上臨御明年瀆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得古
 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途經
 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末陽嶺進溪流一作于苻溪此溪是
 也不瀆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埔中派廣平壇四
 浪滉朗雙派委輸襟帶一川斜界千畝無菱苗蘋萍之雜
 其森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也照晴而空水
 相鮮澄遠而霽山馮色趣向奇狀不可窮竟訪郡之長老
 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出來矣
 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
 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拱州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
 以勝槩為宴之須乃卜于亭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
 目一作日不越月他工其消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櫺不第
 第昭其儉也薨不侔侔示無僭也內不重門曠其景也外
 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容夏
 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煖濃觸類有景與溪無窮雖羊公
 峴溪肩足以加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
 人微言矧其蒙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連山燕喜亭後記

李貺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
 之殊亭之稱因記為天下所嘉連為郡既遠且秀亦因亭
 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既以連遐遠一作
 遂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為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

登心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詔于連水陸南馳幽無所據志無所用乃縱業于山水以資養志况又外祖所記亭在是耶昔聞今見必夫踵于郭則訪焉耆老曰無矣吁昔奚寵遇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八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竊嘆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歎之尤甚且曰不脩則過及余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巖履淖抵熾孽蔓得餘趾焉級磚缺擲棟榱垣瓦寸拆片碎翁汗其甚石記斷僵莓昧其字公整而脩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為新命余記一作紀其跡餘辭小子豈敢措筆以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知予至而不顧予過矣余何別不脩者乎余曰諾時會昌伍年十一月五日連州刺史武公

連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

文粹有之字

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

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人詠不抱奇抉異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

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粹文為士之

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

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歆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

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集作文粹無此字

于郢之亭亭在刺史治所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

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

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其亭舊名浩然亭公曰焉有賢者之

名為趨斯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改今

為孟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

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

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者謂開元至今

則代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且既

撤集作宴空且徹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前人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

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于是至

其門驟不暇縶而一奕神生恍恍然迨若入于異境矣想

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賞集無此且樂其得也木秀于芝

泉甘于飴霽峯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滾滾

源内橐籥齧出琉璃液石有怪者競然闐然若將為人者

禽有異者嘒嘒然若將天馴者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

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等幽人之鼓籥不能過也

况延白雲為昇堂之侶請清風為入室之賓其為趣則生而未觀矣中白所尚昔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乎老嗚呼世有用隱集無此字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衡湘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邑謂彭澤縣也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為易也賓其延之旦不哺乎哺不夕乎則侯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距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敞其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蠶蠶之饋壘博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

化洽亭記

沈顏

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宴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子為其號請以栖賓為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為侯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一作日非蕪焉粮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誰復相之是邑汝南長君治民有廉任人得逸乃卜別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連漪是生

蘭蘭青青踈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洽夫斯亭
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頽圯長君既至物景明媚物之懷異
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雅識不群愚不
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有九日記之

烏程縣脩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諱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曰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北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寺
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隋一作廢時縣令李式其碑述相

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碑
毀折汝南周生以明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
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新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刊於石所缺
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誠也

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如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
惰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異出於
池而家人方得以拯正衆方懾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
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
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叙厥由蓋欲存縣之
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替而代居閑閉關淡薄自得
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
代而自娛未嘗以闕物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
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欣欣再偶寬
政閣鞭聽訟事簡庭閑君子哉汝南學古人仕有其經矣

生家於陽羨數世以經明獲祿彼群從昆弟並一舉而獲
凡浙右之士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亦推先焉夫善爲
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
厥道也今徃賦旣調風俗旣安逋逸有歸碑子有依然後
搜遺文刊墜碑此所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踈濬一作流汗
池此所以見繼絕之志也於戲當天兵之後民閑於繁役
克俾其民康其務均俗固毋視於尹長矣今旒政之暇人
有餘力然後興起廢墜彰明故事非圖遠經久者孰能爲
此哉生旣重立太光上人之碑遂命其紀其年月別立于
石且以旌新一依亭之興替有自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

記三十一

宴遊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一首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一首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一首

廬陵所居竹室記一首

堂上

草堂記一首

號州三堂記一首

廬山草堂記一首

尉遲長史草堂記一首

居處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鳴鶴遡清風陵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增繳不能爲患其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銕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聘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鳴鶴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一無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墮填一作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千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鳴鶴之冥冥捨駢驥之馳騁况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手長望可以頤神養一作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權德輿

靈泉北塢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深入圓淨之集作辯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稽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穎川陳公表父桂法冠抗迹塵外旣以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爲公禪誦之地公旣至則疏翳薈剗擁腫隨其汙崇作爲勝勢先是此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旣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默以

心集然感况若有通崖隳集作之下微得泉脉及薙草轉

石準潛集作湫集作沮如畚之鋪之决之瀆之噴若玉寶泄為

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

籟相為虛寂然後代集作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

盥以漱以糜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

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

法味還源復往以聲容為類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

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塢又前代隱賢多遊踐於茲

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遺跡集

留於巖中今茲公宗本之外又牙以勝槩標品徐會稽

公季勣疑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避舉則命其

山口玉笥其餘冠柱後車文者有王氏張氏陸氏率用仁

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為公宗雷雖

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足集作過也每玄關道機演暢微

妙聞其一音皆攝妄言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為侶

集作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

具集作無得清淨洄澗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

以見虛公之道斯為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予傳信故

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記

司徒岐公社城郊居記

前人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龢太

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

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廻巖巘左右勝勢徑
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嚶嗒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
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槩隨之
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冷冷或决或渟激而杯行瀑爲
玉聲初蒙於上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鱸
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
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芊眠葱倩杳窈廻合含
虛籟以四達朔清輝而交映故其休休集作休沐燕息盍簪投
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公雋人金閨集作玉堂之賓淑姿脩
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一飲笑拊交歡擊節不知公
相之爲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
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群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條然以
遺萬物其無方與其不器與昔子房赤松子之遊且非代
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
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
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延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
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
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皆岡陵
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
集美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數文粹作書刻

子巖石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

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一作是皆不得氣之

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愀故膏肓欲寒陰戒

於溺故腎脇欲煖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榮似若動

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

門外一作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

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

一作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

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一有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必

且陽而必慄其心躁此字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

其志亂一無外門凄凄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土一作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

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椳桷破者為雷一作削者為

障曰者為樞箴者為繩一作絡而籠土者為給一作橫而

格音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壤者此字若墜于鑪

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燼燼一作

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閭一作若清秋之

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

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煖反是果為災且妖一作且

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

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一作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焚其廬而斬其工竹室一無此二字其能求求以燦予書其詞于壁堂上一作皆唐文粹

草堂記

柳識

海昏縣東北一二里有澄陂永泰初檢校左司郎中蘭陵蕭公置草堂于陂上偶然疏鑿從其易也虛楹東向清曠十里傍有古樹密竹一如籬落澄漪風篁終日不厭非出非處優游中道于茲三年矣紫篠為門蔬圃取給怡愉色充止足於斯士君子皆仰其清達也清而多愛達而彌約表昔持憲仁德恤刑進退之道道皆可勸予學史者也而紀述思簡予天下之士徃歲天子自鳳翔歸于上都大兵之後秦人陷法抵冒者衆疑似訑誤者倍之皇綱初振國典未一公職在畿甸位卑才露京尹器之委以決獄惟刑之恤上簡帝心向三年遷以持憲歷臺三院折獄如初或如絲棼因我繩直蓋亦多矣不其才難未止於此當此之時寇逆雖却而猶金方播氣事多陰勝公仁勇中發志危與衆前後按乎舊獄察色見情疑似當刑口伏心怨果斷出之者數百人去其智足飾非盤根難狀為無辜之害者亦十數人持憲如此仁乎至哉向使生全愛養之心不備乎陰陽運用之才則祝人殘傷空歎息而已焉能密網

之中多所濟活昔人有生全之功高明待封者欲人行之所以彰其善也知止足者委順志之所以誨一作其善也其意不同同歸於德其德雖異觀各有宜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予家于脩江之上十年矣茲地阻遠兵戈不至而猶日見乎罷人貨鬻之怨時聞乎豺狼凌肆之殘春對乎凄風苦雨之音暮秋經乎炎燠札瘥之氣又見野有此當益感歎而已大曆二年正月七日左拾遺柳識述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地集作池其所以宴

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一作佳惟一作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墜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筑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雖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水集本文粹作杏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謂二本作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岸浦島織

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芙蓉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
翻飄縈雪飛泝沔環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
深大柳起風其棠垂陰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晨景
火雲隔林無光虛夢沉沉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
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
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
委浩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
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憑軒倚楹
凝眸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集作泉潺湲

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

冕而殘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
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君子可謂二
作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
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
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
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廷集作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
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閑
人文粹作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闡然日彰大人以公執友
也小人奉命幸來祗謁十五字二本以通家之好集作愛獲
拜床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



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
靜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

此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曰廬山元和十一續廬山記無此字年

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成草堂集本文釋三間

兩注集本文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

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

墻圻而已不加白礮堦用石纂窓用紙竹簷集本文紵帟

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素諸本無漆琴一張

道佛書各數數字文粹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眺竹記作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

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活三宿後頽然喏然不知其

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記無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記

一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

野卉池中生白蓮泉集作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

杉大僅十尺集作圍高不知幾許許字集脩柯戛雲低枝

拂潭如豎幢如張蓋集作如幢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萬葉蔓駢織成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

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

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

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煇好事者見可以銷諸本無求

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

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石諸本作右趾以剖竹架空引

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

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

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

且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集作觀縷而言故無甲廬山

者噫凡人曹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諸

作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集作知各以記作類至又

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諸本作舌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

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

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至集本并雖一日二

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

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集本并記郡郡守以優容撫我

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好

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

異常第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

記無此字左手引妻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寶閣此言時二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

月九日與河東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

林長老湊公此字朗蒲晦坐等凡文粹無十有二人

具齋施茶果此字之因記作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闕達志遐遠含和而不暇
文粹脩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
作假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
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
知天地之為大其宜文粹機慎道迹繫心廣人或未覩吾
作冥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
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
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
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
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萬卷階下何有
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
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
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
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
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不其然

賦三十

堂之貴法

保非能滋子

陳其車韻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記三十二

宴遊六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首

永州新堂記一首

泉瀑附

惠山寺新泉記一首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一首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一首

池上厨院

厨院新池記一首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一首

長沙東池記一首

風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東

集無此字

池環之九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玦

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

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

竒望之若連艦縻艦

集作艦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

耿忽樹之松柏杉櫛被之菱芡芙渠鬱然而陰粲然而榮

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

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

之饋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

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

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

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關

集作關

而廣堂不待飾而

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

一有以字

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勳

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永州新堂記

前人

將為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濬澗壑凌

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以集無此字為城有石

焉翳于蜀本作乎與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

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

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

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恠石森然

周于四隅或列或絕集作跪或立或仆竅穴委邃堆阜突怒

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

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通延野綠遠

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集本如此是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

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饒集作曉夫然則

是堂也豈獨草木谷谷山集作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

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

諸屋漏零陵石刻以為二千石得集作法

泉瀑附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

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靡

錄異者淺集作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鷄之

考古按圖葺之集作而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

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

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集作此山方廣勝

掩他其泉伏湧潛滲泄潺舍下無止無竇蓄而弗集作注

深源順集作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袤丈之治疏為懸流

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濃乳噴集作若醴及發集作于

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集作地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

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惰集作靜者

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

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之工則水之時用不廣亦

猶無錫之政頗集作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

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者集作若嚮答其揆一也余飲其泉而

悅之乃志美於石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 杜佑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陽路無崎嶇地復密

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籠岡阜擁抱在形勝信美而

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一作居易字高德經術探於

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天人棲遲

衡茅糝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弊簞笥屢空

守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多山水乘興遊衍踰月方歸誠士

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屈再三惠然肯來
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具羨蒙泉可導絕頂
宜臨而面勢小差朝晡難審庸費不廣日月非延輿識無
不爲疑佑獨固請卒事於是薙叢莽呈脩篁級詰屈步邈
迤竹逕窈窕藤陰玲瓏勝槩益佳應接不足登陟遺倦達
于高隅若處煙霄頓覺神完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
之清流逶迤如帶藏役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憊于
素開雙洞於巖腹當鬱煥於生寒交清泉於巘上遭早曠
而淙注止則澄澈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
練搖曳晴空定東西之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
侶咸驚矧其流觸灣環曲池齋淪羨景良辰賢英迭臻泛
方舟而騁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嘉趣諒
難備陳遠祖西漢建平侯家于杜陵綿歷千祀佑質虛薄
謬竊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縱心之歲即陳歸老
之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
任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答
何階競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敢虧每出國門未嘗全
服導從輦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柄弊陋時會親
賓野老衰宗嗇夫游徼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是盡得歡
心庶將協比鄉黨其城曲墟落緇黃童艾杜名杜氏遍周
川原群情既用光榮老夫唯增祗懼或曰茲地頗堪遊說
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爲不然聖主明君固當制抑神龍中

故中書令常公嗣立驪山幽棲谷莊實爲勝絕中宗愛女
安樂公主恃恬一作寵懇求竟不之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

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
黃裳時任太子賓客常曲莊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
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
仰奉聖言布於人聽則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常以保安在
子孫但履孝資忠謹身奉法無疑欽達節克守素風復何
虞也司徒平章事岐國公京兆杜佑記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

武少儀

琅邪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雖承冠冕之緒不踐名利之
途怡心曠澹篤志蕙且精識雅鑿靈洞玄鏡微司徒相國好
水之遊深吏隱之興啓沃多暇不孤勝賞遇良辰麗景
必載酒携賓將陶性情屢造郊野每車馬磨至簪裙蒲席
布褐之客唯王生焉得賢而親亦可知矣岐公有林園亭
沼在國南朱陂之陽地名樊川鄉接杜曲却倚峻阜舊多
細泉縈樹石而散流瀝沙壤而潛耗注未成瀑浮不勝杯
王生睨之歎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遺功若能疏鑿控會
始可見其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鍤稽度力用而請王生
主之生於是周相地形幽尋水脉目指頤諭浚微導壅穿
或數仞通如一源竇巖腹渠惣引洧溜集爲一作澄潭始
旁决以淙瀉復湧流而環曲觴竿徐泛自符洛泃之飲管
絃乍舉若試舒姑之泉映碧甃而夏寒間蒼苔而石淨懿

夫曩滴瀝以珠墮今潺湲而練垂又何以助清瀾於荷池
滋雜芳於藥圃不易舊所別成新趣岐公乘閑留玩畢景
忘疲優游宴適更異他日矣王生之靈襟巧思不其至歟
在昔神龍景龍之間故人中書令常公嗣立有別業在驪
山之下雲松泉石奇勝幽絕中宗皇帝嘗親幸焉既而第
從臣之篇誅爲國朝之盛美因詔瓊其谷名幽棲谷賜常
公號逍遙公渥恩稠疊時罕爲比上之愛女一有日字安樂公
主恃寵驕恣求無不得遂奏請買常公此莊以爲遊觀之
地上不許之一作許曰大臣所置宜傳子孫不可奪也公主
竟慙而止信足以輝煥史筆作程將來况茲池臺林圃密
邇舊廬所居之別館也貽厥百代保保荷彼瀑泉亦
與流而不竭矣少儀忝公門客竊跡翰苑謬當授簡俾
紀王生之能事因獲略而叙焉其餘則已具奉常權公之
記述故復重列云

池上

厨院新池記

李玄卿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
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終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
情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
造池沼之形而遂爲溝瀆乃命黃冠等順指廣袤鑿周于
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蒲院執爨無
欲清之僕挈甌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

實所謂新池知已矣靜勝則道純境幽則神完予與吳天
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
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舊餘地刻而誌之猶
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闍茂八月一日記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
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

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一作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

材礎礪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鍤之坳圻垣之凹

陂一作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菴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

餘品一作并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一作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

而盈沿支流脉散而蒲畦一夫躡輪而三江逼一作指橫

石而群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

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

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台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

當代文士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

舉其畧而記之

長沙東池記

符載

諸侯之封茅受土荷天子心膺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
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况長沙大
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有主人焉有大賓焉渾渾
四來擊檝磨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

以爲漏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揚
 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
 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
 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故捧詔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
 喜下車之日童老慶朞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
 而風俗清即觀遊池沼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旁
 有泉汜焉陰流沮洳不能措杯於其上加以隙田數百畝
 磽瘠滲漏不產嘉穀莞蒹一作歲蒲稗稂藉組織公以重價
 償僧而求之僧蒲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卑壤築高
 岸盡東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饒民而營之民悅隨也
 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瀦長江一作砥平澄無邊天空境明
 一來窺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遠思著人襟靈古有青蓮
 梵宇巖巖萬構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木叢林陰藹
 芊眠不究幽深一作深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哀絃自北
 徂南夔邈悠悠鶴一作鶴鷺鳧鷺差池淹流太陽晨曦金波
 暝浮氣象詭恠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時無風
 影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闔之高東追風物之遐曠盛笑賓
 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橈逍遙遠去興隨趣往縈涯遶
 嶼不記公沂晤言始歡問以壺觴絲桐綠雲以婁切羅綺
 從風而翠燦疑作縹有美一人娥眉嬋娟綺袖自障清歌采
 蓮聲發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褊者曠勞者逸憊
 者爽豁七情之底滯蕩百齡之痾恙豈比夫高陽習家之

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濕貽措紳君子之樂一作也
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陵宇宙鼓鑄萬物且
茲地也朝為啼涔夕為蓬壺茫茫乎一作平是地波瀾在我識
者觀公之為事也量細以度大詳近以徵遠伏知異日必
能成天下之務利天下之物幹運玄化燮調正氣致君雍
熙與咎夔為徒者於此而見之矣載頃年廬岳嘗辱公顏
闕一作闕之顧賀榮拜寵自舊山已一作以來拂拭孱陋屢陪
遊泛觀盛美而不書者君子或以為固一作闕也乃挾謏才
頌賢能以耀乎將來者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記三十三

宴遊七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一首

小池記一首

竹

養竹記一首

植竹記一首

剝竹記一首

山石附

東山記一首

慧山寺家山記一首

太湖石記一首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娛
 席之地而姹花嫋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疑作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
 汗塹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左右寫影浮
 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亞之疾間
 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
 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
 逝輪足給必集作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
 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
 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盈塋集作繁為公藻
 鏡前流泱泱與地興詳集作祥嘉鯉鮓魴于水息昌曉鯨噓
 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涖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擎擎時
 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緝竹滲縮醉集作醞沃延榮接姿以
 米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
 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
 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小池記

楊夔

弘農子始卜居於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脩篁竹
 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僕執鋪穴為池焉迤前溪餘
 派以漲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菜果可
 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筇脩吟自怡或從風微瀾或

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弘農子性潔不喜清雜故
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葉寸梗頃刻浮
泛以是耕僅頗厭其役客有知者謂其勤懇畦步之地何
所裨哉廣不柔丈深不逾雉竭其水不足以澤生物窮其
深不足以安龜鱉無蒲藻以潛其魚無波瀾以方其舟致
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弘農子舉頤而答曰爾以此小
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鱉不宅乎以其狹而舟楫非便乎
吾豈不欲深及于淵以滋液畦圃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
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導其流以乘風沿沂耶吾恐欲一作
利於生植其一作則見乎䟽决無壅邪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
澤之魚一作矣矣矣其舟楫則起夫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
物則有蒼葦以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伏者
利其濟則有重載以掇其溺者嗜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
亦深矣故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
愈明揚之而不波决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
豈效夫瀦其水以秦鱗蓄介爲艫一作僭之備亦曰池而
已矣

竹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
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
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

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
 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
 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長樂里故關相
 公文粹集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文粹及于亭之東
 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
 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
 斬焉簞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
 草木雜生其中集本萃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
 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
 乃芟薶奮除糞讓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
 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人於衆庶
 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唯用賢者異之
 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
 於今之用賢者云

植竹記

劉巖夫

秋八月劉氏徒竹凡百餘本列于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
 隅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土而植新地煙翠靄靄寒聲
 蕭然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檀黎可以代其實
 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答曰君子比
 德於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婁婁翠筠

浮浮柔也虚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眾木鬪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蕢實以遲鳳樂賢也歲擢荀以成幹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為簡牘於是寫詩書彖象之命留示百代微則聖哲之道墜地而不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插羽而飛可以征不庭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割而破之為篋席敷之於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宄之為篋為簫為笙為篳吹之成虞韶可以和人神此禮樂之並行也夫此數德可以配君子故巖夫列之於庭不植他木欲令獨擅其美且無以雜之乎竊懼來者之未諭故書曰劉氏植竹記

劉氏植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邇一作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束備俗塵不飛人

意自遠閔邃幽閒似次一作非是宮曲且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

虛中絮外之操陰一作蔭座法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

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

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為之早來陽春為之減煦四

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鷓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

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

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

月竚爾瞻視謹爾操執慎爾區分有其質微而葉環本尊

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

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
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
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
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婢娟可翫勁挺不迴者爾其保之
既而芟剪成一作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決
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無蔽二字一作日
明奸之機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
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
因記一時之妙廣一作筆而述之

山

石附

東山記

常夏卿

有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藹波湖蕩漾游有魚鱉翔有
鳧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
澤三百里而遙淮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埳阜隱嶙蟬
聯雖有崖壑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罕一作穿名山
焉有唐良二千石獨孤公之蒞是邦也人安俗阜三一作
稔于茲文為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
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
東山亦非名岳苟林巒興遠丘壑意深則一拳之多數仞
為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浚壑之地密林脩
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
忘歸我是以東山定一作之號始於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

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障城市非遠幽閑鳥聲軒車每
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一作發
荷春生蘋藻晨光烟暉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
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恒遊山禽每
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寔皆朝彥
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脩時則未暇貞元八年
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
陟茲阜艾蒼翳而松桂出夷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臺惟
雜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為五一作
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籩竿區陳賓寮有
位琴瑟間作管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

通舟撤陸阻車徒端徑術於通津剪榛蕪於廻野凡五六
里抵于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磨旄於
原上騁騏驥於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
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
風景而已矣為文斲石于彼山阿時貞元十一年歲在乙
亥九月九日記

慧山寺家山記

李潛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乃潛家山也
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
肄業于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為朱方強
留之文肅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

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在卒圍以兵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共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奇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嘗居舍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濬謹慕敘制詔章表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敬也為上下卷今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為相三為史官

高祖中書令謚文憲儀鳳中為中書令如意中為鸞臺左

相 肉濬高 先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為左僕射門

下相儀鳳在相監脩國史會昌在相監脩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秘書省校書郎為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已亥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癸卯過家出觀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祀寢遠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叙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太湖石記

白居易 集無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籍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

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
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
所嗜可知之矣公爲文粹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琴
身無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
道文粹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
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
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
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蕪讓東第
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
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鎮潤削成如珪瓚
者有廉稜銳削如劔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
將颯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久洞
穴開噎若歛雲歎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
之且巖崿灑露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
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綫
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
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逼觀孰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
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
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
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恠爲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
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文粹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

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
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
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
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
嗜石之自會昌二年五月癸文粹丑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九

記三十四

紀事上

伯樂川記一首

鄭駙馬孝行記一首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一首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一首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一首

土汭鎮保寧記一首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後一作德以元
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
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一作駕四牡銜八

驚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巳
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僻轅門於
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
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屺其五兵若教慙其六卒
洸洸乎信可以惜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
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接
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醴酒有奠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
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
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
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一作
俟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

勤于勦左傳作于擻于胡旦切釋文諷通用為一夕之衛不愆一作于素返

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
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
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
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丈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
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
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定賦講射訓駒蓄信義
為國寶脩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
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
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北議未足量力公之與

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蒞一作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寮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丸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一無此字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鄭駙馬孝行記

獨孤及

特進駙馬都尉榮陽鄭姓潜曜其字睿宗外孫玄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重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鵬集本從內則元本作遂集本從內則元本作侍左右帶不鮮面不頽者累月嘗藥請壽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爲榮集作榮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

身乞靈析死泣盡繼血既誠達于神感而遂與微侯命焚其章畢集作草獨神道三字在存於二字集煨燼之

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念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客尹靈琛之詞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騭未嘗與天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爲感神符靈貺來若嚮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宜不能逃其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不應若公者地集作也在綺襦紉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禮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德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示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主

柔明而賢輔佐以禮公力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
替忠信歷太僕光祿卿嗣未湯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
十餘載克荷大業而崇其不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
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補

上元二年豫章冠盛集記 前人

鳳凰鸚鵡翔於碧霄非梧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
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苗氏

豫章類之遺墟非觀風按以參事蒞職者二字集則長者

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

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華夷類聚震驚執事者匪遑

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

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為長城且脩好於隣侯從交相見執

集作同盟戮力之義圖靖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

冠蓋名公髦士群后庶尹輻類聚作鱗集其來如歸於

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岍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常

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唐書

類集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

徐人以其孥行駱驛荐至八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

接艦隘輪車鸞鑣轉挂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

弁執象笏鴈行而揖者五有九人九處八座者一歷中

書者三尚書司轄者貳建一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乙其載

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結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

肩駕於宇下集作印纍纍翼如也夫衛甸侯

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主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

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類集無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

濟俊又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鷓鳳群

翔而萃至集作不若也彼昔人所稱集作方斯其陋乎歲

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

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集作

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

境也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

于邵

司錄之職雅有前志著乎屋壁舊矣自乾元元年四月皇

帝郊于上玄用柴禮以報功也施惠行慶大庇于生人厥

有條目其一在天下糾曹而加秩以為此官郡府之樞轄

政之小大日我褒貶若網之在綱猶衣之有領膾人存政

舉所益則多蓋聖人之新意為國之大體由此作者時論

宜之副相李公兼領京兆祇奉明詔深難其選自中及外

心必參之趙郡李侯春自監察御史出行虞卿令到官九

十日表之而還則向來之言無所闕矣希希字一作此令下

乃弘舉咸有一德庶乎賡歌凡厥能事此非所載猶恐迺

遷之後混而為別不務首題孰一作為夫子愚以李侯同

聲之故見副舉善之方謹而志之敢以專達如後之觀者

將辨乎始事覽此中記非公誰歟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積於中而化行于外大可以篆鍾鼎次可以備謳歌所謂古人遺愛沒而不朽者也宣州秦故郡之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洞陵鐵冶繁阜乎其中故其俗佻而侈其人勁而捍屬鞭撻者習以爲恒易於寇讎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唯茲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官非勳賢崇茂者文明中正者清貞孤拔者法令峻整者無以刻符爲邑焉先天之前人物縹淪矣自開元距今惠化浹物清循一作邁倫一作事傳於府中淑問存諸故老得之數公焉有若裴曜卿者茲公輔之器受分憂之

任以爲立政在於樹木樹木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

繫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惠簡一作得而庶務脩愷

悌行而群心化赭衣堊面者知禁鄉校黨序者胥勸自是

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家以天下久平四海繁富

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康乃詔分十道署庶察以督之此州

統江南之西包譚衡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始受命焉公

清蕪以飾躬苦節以從政以爲法者國之柄天下之評寬

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下民之怨生矣江

右荒服政紊俗訛濟之以猛弛張在我乃布甲令舉直繩

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貶削免者百有餘輩澄

清之政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構特高孤貞行懿直方

秉法以禦下去邪以爲治鯁悍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息
矣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乎前焉初
上以遐方罔迪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于茲政斯
清人斯寧俾吾楚之俗不憊于度者二公是賴豈比夫延
年有掃墓之稱郅都垂蒼鷹之號彼皆刻深而我不濫可
同年而語哉有若裴公敦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
變而通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群目張
舉大而細故削破觚爲圓齊變至魯澆俗由是觀於義矣
有若涇大夫李侗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
不嚴厲以臨下反躬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
長遷於涇涇與太平壤距而俗二游歸一作爲二邑僅盈寸

總蓋久於其道而惠和之德漸於人之氣血矣故溢於去

思夥於歌謠後卒此州長史以同鄉之愛歸窆於涇而家

因寓焉廣德初群盜蜂軼連陷昭邑人士羅難者比肩而

李公之間獨完由群盜聚而保之且曰無忘之德也於戲

召公之化勿剪其棠柳季之仁不薪其墓傳亮脩漢諸陵

有刑樵蘇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占之人矣招討使

給事中表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

掾張邈者清而廉謹而信非自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

私謁杜於君官饋贈絕於故吏肅肅然有寒松真王之操

焉由是累辟使車今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此也昔在漢

世黃霸課最於潁川魯恭化流於中年皆異時齊芳高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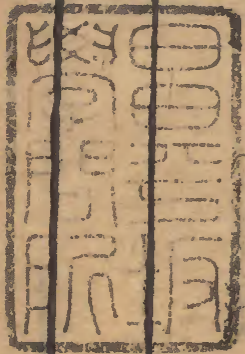
簡牒曷若一州之政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曆初
兼御史中丞陳公惣方鎮臨此州罔想前哲徵諸輿誦以
爲旌賢者所以崇德作頌者所以垂勸以數君之美需乎
在人而不播絃歌傳于竹素逶迤靡迤一作類靡與尋常者共
貫則何以激清風教發揮盛業歟以小子學乎春秋一有氏字
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里氏族望期世家存焉
故不書大曆己酉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七泐鎮保寧記

符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泐山鎮相距
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
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
設險于吳楚也苟邊將不度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一立
之木撐關鍵鎖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于鎮中矣
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不悉數永泰中代
宗以董秦爲淮西節度是鎮隸焉秦素兇戇昧情王度乘
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扈之志而多割
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泐於斯主
守者乃高其門閤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誤
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
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蠻貊
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重秦奪其貞柄其土泐之
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烈大逆不道皇帝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蕭將天威誥誅暴
亂節制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
復歸于我遠近皆輟涕為笑媿愉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
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
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
沔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浹衣
之下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
帆次于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于時無哀歛于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
鳴一作於戲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
托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歎是知王者之御四
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略以德則固恃險則
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為約
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為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寢為貞
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持陶鈞心運動植噉噉橫目知
愛疑作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故
為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
符載記



蘇燁

為神寧指以燦燁無對歸真示凶實然其在月三日山容

變受其大陳矣小子想前登之我車樂入燕之眾對好

東萬夫吹禁商婦詩為如令千里自外變非素谷寔為真

寺其餘曠響非火大夫實二惠味文近矣即亦其辭為然

蘇燁而余夫人中臨蓄外之亦往細以盡即周神無限

